



# 天 行 健

燕垒生 著



中国奇幻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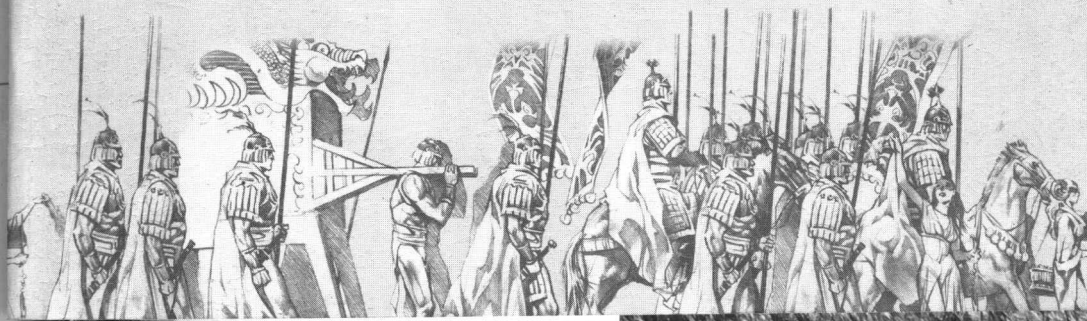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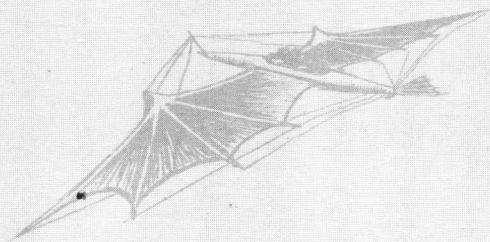
成都时代出版社



# 天 之 健 武

燕垒生 著

中国奇幻典藏



天  
之  
健

燕垒生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行健 / 燕垒生 著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  
ISBN 7-80705-174-4

I . 天 ... II . 燕 ... III . 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CIP数据核字(2005)第106338号

## 中国奇幻典藏

# · 天行健

燕垒生 著

---

主 编 严 岩  
策 划 严 岩 阿 豚 张进步  
责任编辑 李亚林 龚爱萍 罗 菓 张 露  
封面设计 李笑冰  
版面设计 李笑冰  
责任校对 梅平航  
印前制作 刘 勇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庆云南街19号 邮编：610017)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mm 1/32 41印张 1000千字  
印 刷 成都川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定 价 80.00元(全套四册)  
书 号 ISBN 7-80705-174-4/I·12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若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等，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有一个词叫长远

阿来

奇幻这把火来得好猛，感觉中是刚刚烧起来的嘛，转眼间就这么轰轰烈烈了。上个世纪中叶，在拉丁美洲曾经有过一次文学的高潮，从而产生了一种爆炸性的效应，因而有了一个“爆炸文学”的命名。今天来回想一个个作家的名字，一部部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名字，那光芒，依然辉煌而且明亮。但那次爆炸从低潮到高潮，是好几十年时间，而不是眼下我们的奇幻制造出的这么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景观。

可不是吗？奇幻，几年前还是一个远在港台，甚至有些咬口的词呢，却突然一下就爆发了，从网站而杂志，从杂志而图书，蓬勃而又生猛，俨然是一个繁芜而庞大的存在了。一个巨婴就这样站立在了我们面前。说实话，面对这样一个甫一出世就身量庞大，而且还蕴含着无数可能性的巨型婴儿，感觉有些复杂，甚至是有些怪异的。正由于此，作为一个幻想文学的出版人，我对这样一种局面在感到鼓舞的同时，也时刻保持着一一种警觉。

所以感到鼓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看到中国的文化生产经过这么些年的艰难轨道，本身效用如何可以不谈，倒确乎是转化出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一种新的

文化形态，脱离了主流体制性文化的承认与扶持还有一种自我生发与自我成长的可能。奇幻短短几年间在中国的爆发，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远了不讲，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文学形态的出现，都跟体制内的主流文化界的推波助澜有关。什么是主流文化界呢？我想对文学来说，大致包含这样一些组成部分：官方半官方的文化团体，国家资金支持的专业性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刊物，出版社，一些官方半官方的讨论会和一些主要在这样一些团体内、刊物中、图书里、讨论会上树立了话语权的文化官员、编辑和批评家。直到今天，这种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

但是，由于网络这个开放平台的兴盛，公众的写作活动终于溢出了体制之外。这不是说，过去没有人私下写作，但那仅仅只是个人写作而已，这些写作的成品要成为一个公共性的产品，最终还得在上述主流或体制内的框架下寻找惟一的正式出口。这个出口，因为审读制度，更因为主流文化界对于新兴的、带有较强通俗文化特性的文学形态，普遍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拒斥心理，使奇幻之类的文学性书写不可能有出头之日。但是，网络这个真正具有公共性的书写平台，给了这一类通俗的、娱乐性的写作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于是，网络写作开始爆炸性成长。奇幻文学正是在这爆炸性成长中声响最烈的那个部分。同时，也随着网上文字向纸质媒介的转移而向杂志与图书转移。如果不急于谈文化建设上的价值，只从纯粹市场的意义来说，应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些已经比较市场化的出版机构对此作出了迅速的反应，而不是体制化的、主流的文化界认识到这种书写所具有的巨大活力与潜在的文化与商业价值而予以了充分的评估与认同。我们只看到主流文化界在庙堂之中高谈阔论之时，却对眼下由年轻人的写作与阅读兴趣左右着的大众文化市场上所发生的种种现象集体失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我们是那么热衷于文化的讨论，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在市场中成长的文化，在市场中定型的文化，集体奉行一种鸵鸟政策，那么，文化批评与文化建设本身就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缺陷。很多很多年前，汉语文里就有了武侠小说。20世纪80年代文化禁锢打开后，武侠小说便在中国的文

化市场上势如破竹。今天，我们部分的主流文化界在金庸们其实早已经功成名就后，才予以追认。而且，这种追认不是按其本身非常鲜明的市场化与类型化写作的特性使其安于本位，而是将其拔高为与鲁迅一类伟大人物同值同构的大师，给人一种颇为怪诞的感觉。

市场的文化与文化的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规律，也有着自己的特殊的美学。科幻世界杂志社多年来在文化市场中悉心开垦与耕耘，在体制性的主流文化之外，开辟出中国科幻文学一片崭新的天地，并于2005年正式创办《奇幻世界》杂志。杂志创刊以来，发行量节节上升，一方面当然是得益于《科幻世界》杂志在幻想文学领域内多年默默耕耘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的市场经验与品牌效应；另一方面，也是顺势而为，因应了幻想文学中奇幻这一前景巨大的写作与阅读热潮。这两方面的结合，足可以保证我们在当下新兴的幻想文学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保持住我们领先的位置。

这个领先位置的取得，当然得益于我们理念的领先。

理念领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这奇幻写作的繁荣局面保持一种警觉。这种警觉就是在编辑过程中既有对当下情势的因应，也要暗含一种意在于久远的引导。

前面说过，奇幻文学的兴起，得益于文化出版的市场化，如果失去这个前提，将很难设想当下出现的这种幻想文学勃兴的局面。科幻世界杂志社这群始终致力于中国幻想文学建设的出版人，当看到奇幻文学在市场化前提下强烈爆发，并看到怀揣着不同目的的那么多人与机构都争先恐后参与这种市场狂欢的时候，却十分清醒地对这个很初级的市场化中的低质的、无序的竞争——换一种说法，就是对一种刚刚形成的写作资源过度的、没有底线、没有原则的开发——将对奇幻写作的远景可能形成的破坏保持着充分的警觉。看看这些年来中国的出版界就可以知道，很多出版机构并不真正致力于对于作家、对于作品负责的甄别与培养，而只是投机性地参与到无序无度的市场低质开发与竞争中，以致于很多可以持续开发很久的写作领域，因为这种破坏性开发而在瞬息之间便烟消云散。所以当下奇幻的繁荣，如果界内之人，大家都用稍微严格一些的眼光略作观察，的确就会看到许



多瞬间破灭的泡沫，以及泡沫消散后可能隐含的危机。

为此，当科幻世界杂志社创办了《奇幻世界》杂志的时候，就明确了一个宗旨，即我们将主要致力于新人的发现与合作。这种合作，当然是以双方的商业利益为前提，但是，出版方与作者都必须充分认识到，任何个体的写作，不会时时刻刻都保持在一个高峰的状态，而我们长期积累的出版经验，除了保证足够的市场开发力度外，更懂得如何将作者的创作力视为一个应该尽量提升与尽量长久的资源加以合理地开掘，并与其共同发展。我们珍惜这个资源，也希望年轻的奇幻作家们计之长远，对自己的创作能力倍加爱惜。我们希望与年轻的奇幻作家们共同拥有一个朝气蓬勃的现在，更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使双方都共同拥有一个长久美好的将来。

我想，我们为此所做的努力，已经比较充分地体现在了我们的杂志中间，并且相信，这就需要在充分市场化的前提下，在将来的刊物与图书的出版过程中，使这一追求更充分地体现在编辑工作中间。

今天，我们在《奇幻世界》进入良性运营状态之后，与时代出版社合作，将读者们在杂志上已经初步认识与了解的作者们有特点有质量的奇幻长篇陆续推出，也正是我们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

中文语境中的奇幻写作刚刚起步，要有一个健康而持久的发展，需要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就当下的情况来说，首先，怎样把中国奇幻写得不像武侠小说延伸出来的一个分支，就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对于幻想文学来说，在中文传统的文学宝库中，无论是从写法上还是题材上，都积存了丰厚的资源与绵长的气韵。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中国式的幻想性文字，其实都与作者的现实感有很深的关系。而最终幻想文学的真正价值，除了幻想本身，也和其与当下现实的曲折联系有很深的关连。

千头万绪一句话：有了超过预期的火爆，我们还要想到另外一个词：长远。



## 下集简介

天保二十六年三月，楚休红得神驹飞羽。

三月二十一日，楚休红自配之平地雷为反击一役立功卓著，东平城击退围城蛇人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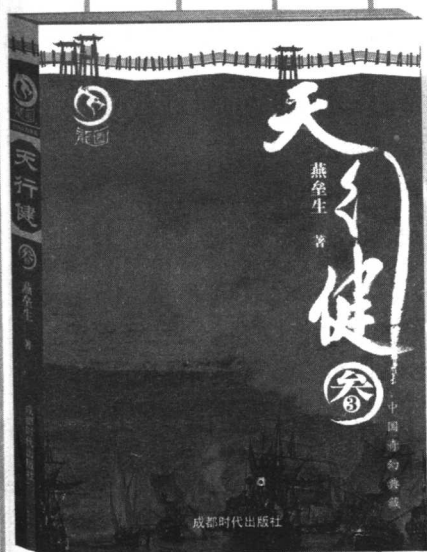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二日，以刺杀二太子之罪名，楚休红入狱。

三月二十八日，楚休红被押解回帝都。

六月十五日，蛇人破东平城，文侯之子战死。

天保二十六年八月，蛇人破东阳城。

十一月，楚休红入西府军平乱。



## 第二卷

|      |      |     |
|------|------|-----|
| 第一章  | 逃亡之路 | 三七三 |
| 第二章  | 神之剑  | 三九二 |
| 第三章  | 西府军  | 四一〇 |
| 第四章  | 归乡之路 | 四二九 |
| 第五章  | 莫非王臣 | 四四九 |
| 第六章  | 夺嫡之争 | 四六八 |
| 第七章  | 雷霆震怒 | 四八八 |
| 第八章  | 帝都平乱 | 五〇八 |
| 第九章  | 狼兵初现 | 五二八 |
| 第十章  | 尔虞我诈 | 五四九 |
| 第十一章 | 风行水上 | 五七一 |
| 第十二章 | 河上死斗 | 五九〇 |
| 第十三章 | 星汉灿烂 | 六一二 |
| 第十四章 | 兵行诡道 | 六三三 |



## 第一章 逃亡之路

山，莽莽苍苍。风吹过，远远地传来一阵呼啸，如受伤的野兽发出的嘶吼。

我们逃离高鹫城已经第五天了。薛文亦的伤势一直很严重，两天前，又有两个女子开始发烧，祸不单行的是我的病也复发了。我病好后一直没能好好调理，加上破城时一番苦战，今天早上起来便觉得浑身不适，有些发烧，今天在山中只行进了几里路，便已累得气喘吁吁，只得停下来休息。步行的话，要赶到帝都起码也得一个半月，如果按我们现在这样的速度，不知何年何月能赶回去。

高鹫城破后，南征的十万帝国军全军覆没，只怕逃不出多少人来。虽然我们乘飞行机飞出了三四十里路，可如果城里有人逃出的话，也该追上我们了。但我们赶了五天路，还不曾碰到一个逃出的帝国军。我病倒后，一行四男四女八人中只有吴万龄、张龙友和另两个女子算身强力壮的。八个人里病倒一半，如果能回到帝都，那也真算得上是个奇迹吧。

我拉开一根树枝，看着被雾气笼罩的山谷。这里大约是天水省的地界，天水省向有“群山绵延不绝，民风悍勇好斗”之称，本来人口有一千余万，是帝国诸行省中人口最多的一个，也是帝国中部最为重要的一个省，天水总督是节制中西四省的首席总督。苍月公叛乱后，天水总督李湍投入了叛军，原来驻扎在水省北部的西府军

却仍效忠帝君，两方将天水省分成南北两半，兵连祸结，争斗不休。武侯跨江南征，第一战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西府军攻破了天水省首府符敦，斩杀前总督李湍，使得十二名城中名列第七的符敦城率先重归帝国麾下。不过，西府军和总督府的府兵攻守连年，天水省一千万人口死了三分之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地方根本看不到人烟了。没有人烟后，那些树木倒长得出奇的茂盛，将这条山路也湮没了一半。

在围攻高鹫城一役中，我们便已杀了几乎近八十万兵民，如果算一算南征以来一路斩杀的人众，想想都有点害怕。

我放下手上抓着的树枝，那根树枝“呼”一声又弹了回去。虽然烽烟遍地，但春天还是来了，那根树枝上发出了新芽，抓在手上，似乎也感觉得到在树皮下流动着的新鲜的汁液。

可是人不是树枝。死去的人，便再也不能复生了。

我有点颓唐地想着，头也一阵眩晕，重新走向宿营的地方。一个女子在用清水给薛文亦洗着伤口，另两个女子躺在地上，神情很是委顿。她们的病比我还重，我只是走路还有点摇晃，她们连走都难以走动了。

张龙友正在砸着两块石头，听得我过来，站起身道：“楚将军，你歇一歇吧。”

我拣了块石头坐下来，道：“做什么呢？”

“我想找到燧石，好生火。”

“找到了么？”

他把两块石头一扔，脸上一阵颓唐，道：“不行。要是现在有点火药，没有燧石也能生火，只要砸出点火星就行了。”

我不由一阵苦笑。逃出高鹫城时，哪里还会带个火雷弹？在那最后一战中，能用的武器全都用上了。我道：“别灰心，再想想吧。”

这时，西边的树丛里发出一阵响。我转过头，正见吴万龄抱了一堆野果过来。张龙友“唉”了一声，没有说话，不过我也知道他的

意思。

吃了几天的野果，肚子里也直冒酸水。初春时的果子多半又酸又涩，实在称不上好吃。

吴万龄把那堆野果放在地上，道：“统领，吃点东西吧。”

“和你一起去的那个女子呢？”

吴万龄抓起几个果子向那两个躺着女子走过去，嘴里道：“她再摘一些，马上过来了。”

张龙友也过来抓起两个果子，坐到我身边道：“楚将军，你现在觉得好些了么？”

我咬了一口果子，只觉得头重得像灌满了铅水，几乎抬不起来，但嘴上还是道：“现在好些，明天再接着赶路吧。”

为了带薛文亦走，我们用木头做了个拖床，本来是由我和吴万龄轮流拖着薛文亦，现在我自己也行走困难，别说要拖个薛文亦了。另两个女子病得也很严重，虽然还不至于无法行走，但走了一小段便气喘吁吁，一天只怕最多只能走个十里路。比起开始时一天大约走六十里，相差实在太远。我只希望能安全抵达符敦城，能得到西府军的帮助，那时才可能回到帝都去，否则我们只怕都将倒毙于路途。

吴万龄有些不安地道：“统领，你还能走么？”

是啊，我还能走么？虽然嘴上说是“好些”，但我自己也觉得更加无力。我道：“唉，要是叶台在这里就好了。”

吴万龄道：“张先生，你不也懂些医道么？”

张龙友抓抓头，苦笑了一下道：“医道我虽也懂点，但是我学的都是些药石之术，非得水火相济才行，叶医官那种草药我可不懂。”

其实我也知道自己不算得了什么太严重的病，如果能吃饱，休息好，那么不用几天，不但我自己，就连薛文亦的伤也能好。我看看躺在一边的薛文亦，他一张脸本来已经惨白少血色，因为发烧，颊上有两块不正常的红晕。那个女子正把一个野果剥去皮喂给他

吃。薛文亦因为太过虚弱，眼半开半闭地，吃个野果也费力至极。我道：“这些都不用说的。张先生，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取火么？”

逃出高鹫城时，谁也没想到要取火，所以谁也没带火镰。在城中到处都有火，一出城，却因为生不了火，吴万龄打到的几只小兽也没办法吃。如果能生火，烧上一锅热汤，那比药还管用。

张龙友咬着一个野果，出神地想着，忽然一拍大腿，叫道：“对了，钻木！”

我被他吓了一跳。他已站起身，道：“我读过一部书，说钻木可以取火！”

钻木怎么能取火？张龙友也许也有点食古不化，但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也不好去扫他的兴。

张龙友说得兴起，野果也不吃了，拔出腰刀，砍下一根直直的树枝，又拣了截枯树干对剖成两半，半片树干放在地上，然后将树枝削尖了顶在那片树干上，两手拼命地搓动。随着他的搓动，这树枝像个钻头一样，在那半片木头上钻了个洞，边上还出现了一点焦痕。

居然真的有效。我直了直身体，盯着张龙友的手。他的手搓得更快了，但只是稍稍冒出点青烟，连火星也没有一个。

张龙友搓了一阵，放下了那截树枝，甩着手道：“不行，不够快，要是能再快一点才行。”

这时，躺在一边的薛文亦忽然轻声道：“做一个弓……”

他话没说完，忽然咳了起来。那个女子帮薛文亦敲着背，张龙友道：“做什么？做什么？”

薛文亦咳了一阵，道：“钻木用的钻头，是用……”

刚说了两个字，他又咳个不停。张龙友扶起他的身子，敲敲他的背道：“薛先生，你慢慢说。”

薛文亦做的东西，很有鬼神莫测之机，他做的望远镜、飞行器都是我闻所未闻的，由他帮忙，也许真能生起火来吧？！吴万龄也走到薛文亦身边，扶住他的另半边身子道：“薛工正，慢慢说。”



薛文亦咳了几声，道：“你们见过我用的钻头么？”

我们都面面相觑，摇了摇头。他在拖床上折下一根小树枝，道：“我画给你们看。”

张龙友喜道：“正是正是。薛先生，你小心点。”他伸脚在地上拨拉出一小块空地，道：“在这儿画吧。”

薛文亦手中的树枝刚碰到地面，从西边，忽然传来了一声女子的惊呼。

那是她的声音！

我的心猛地抽搐起来，不知哪里来的力量，猛地站起身，手按住了腰间的百辟刀。吴万龄的脸色也是一变，道：“出什么事了？”

我道：“你在这儿守着，我去看看。”

不等吴万龄反驳，我已冲了出去。此时我只觉浑身都如火烧，根本没有一点疲惫之感。

声音是从西面传来的。本来吴万龄和她就在边上不远处，可是我沿着路跑出一小段，却不见半个人影。

难道我找错方向了？

仿佛一阵寒意袭来，我突然觉得浑身无力。那不仅是因为生病的缘故，我知道，更多是因为我对她的关切。

树枝上明显有折断过的痕迹，我沿着路又跑出十几步，心急如焚，忽然，从茂密的树丛中传来了一阵野兽的吼叫。

这是鼠虎！

我差点惊叫起来。鼠虎是现在最为凶猛的野兽，虽然论凶猛实际比不上真虎，但数量比真虎多得太太多，样子又远较真虎丑陋，吼声也像是老鼠的叫声放大了几十倍。她是碰到了鼠虎了？

鼠虎分布极广，帝国疆域辽阔，南北东西，几乎所有地方都有鼠虎分布。她一个人碰到鼠虎的话……

我不敢往下想了，大声叫道：“喂！你在哪儿？”